



一九八三年八月七日
周穎南先生肖像紀念
吳山山 刻
於新加坡



周穎南評傳

安文江 徐 鋒 著

作家出版社

周颖南评传

安文江 徐 锋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周颖南评传

作者：安文江 徐锋

责任编辑：王 杨

责任校对：李超英

装帧设计：宋 力

插图：冉 达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10 千

印张：10.5

插页：8

印数：1,201—2,200 册

版次：199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第 3 次

ISBN 7-5063-0560-7/I·559 (精)

定价：14 元 (精)

定价：9.00 元 (平)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萧 乾

对中华文化执拗的爱(代序)

一九八三年初在新加坡逗留的那七天,同新朋旧友会晤比参加会议占的时间还多。在新朋友中间,周颖南君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他使我领会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国籍可改,民族文化的根却是时间空间以及人为的因素都割不断的。

颖南第一次到旅馆房间来看我时,带来两大厚册珍藏品。打开一看,原来是叶圣陶、刘海粟和俞平伯三位老人给他的书简。他不但把每一页裱好,上面还用玻璃纸罩起,显然是准备流传后世的。更使我吃惊的是他递给我的那张名片;他是海洋针织、安全贸易公司、有丰利银行以及湘园酒楼等五个企业的总经理或董事长,上面的头衔都和文化无关。

一个人(尤其在异邦),首先得解决吃饭问题。在东南亚时常会碰到经商的文化人,颖南就是这样一位。

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巴金题签的《颖南选集》,共收有四五十篇文章,篇篇都洋溢着作者对文艺界前辈的尊崇爱戴之情。他详细描述了北海仿膳宴请老作家老画家的盛会,他风尘仆仆去访问金陵派画家,专程去上海看望他从幼年就崇拜的巴金。从他大量的访问记中,可以见到他交游之广,兴趣之

博。词人施蛰存、书法家赵朴初、篆刻家陈巨来、古建筑家陈从周以至动画片专家万籁天，他都走访了。每次回来，就像只辛勤的蜜蜂，每朵花他都要吸吮一番，对艺坛的每位名家他都顶礼膜拜。

颖南一九二九年出生于福建仙游的一个华侨家庭。他父亲周子溪离乡背井，去印尼泗水谋生。这位老华侨曾出资创办振文学校，人们称他作“仙游的陶行知”。颖南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用“扬虹”的笔名向报刊投稿。毕业后，他先去印尼在一家汽车零件公司当会计。白天工作，晚上还当义务教员。一九七〇年他由印尼迁往新加坡，逐渐搞起自己的事业，在金融、进出口贸易和针织、饮食业都取得了成功。

但他的主要兴趣始终是文艺方面。远在五十年代，他就举办过个人画展及藏画展览，并在东南亚华文报刊上发表作品。一九七六年出版了散文集《迎春夜话》。

这位既会打算盘又会摇笔杆的颖南君，还是我国与东南亚之间的一道文化桥梁。近年来，他还在上海《文学报》及福州《海峡》等刊物上介绍新马文学。

从我看到他写的一些评论文字，我认为他的文学艺术观点大体是健康的。文学方面，他认为一篇作品既要讲求技巧，也应具有时代气息。他要求作品要简洁精练，文字要千锤百炼，沙里淘金。他认为作家不必拘泥于某一流派，但一定要创造出为大众所喜爱的作品。艺术方面，他主张要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且要同民族风俗习惯相结合。

颖南在《不死的精神》一文中说：“鲁迅与历史上的许多伟人一样，是世界与人类永远怀念与敬仰的人物。”在读完方志

敏的《可爱的中国》之后,他写道:“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垂亡的命运,为了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许多青年挺身而出,与国内外敌人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饱含血泪的历史。”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感到这位入了印尼籍并定居新加坡的华人,在执拗地爱着中华民族的文化。

目 录

萧 乾	对中华文化执拗的爱(代序)	(1)
-----	---------------------	-----

第一章	生平传略	(1)
-----	------------	-----

第二章	文艺观初探	(39)
-----	-------------	------

第三章	散文鉴赏	(69)
-----	------------	------

第四章	诗歌浅析	(117)
-----	------------	-------

第五章	诗评综议	(145)
-----	------------	-------

第六章	小说漫评	(165)
-----	------------	-------

第七章	画品概观	(197)
-----	------------	-------

第八章	书信萃集	(239)
-----	------------	-------

	海外创作年谱	(297)
--	--------------	-------

周颖南评传○第一章

生平传略

周颖南，原名周国辉。一九二九年出生于福建仙游，现在新加坡一手操算盘从事工商企业，一手持笔杆从事文艺创作，系新加坡著名的作家、收藏家、鉴赏家和社会文化活动家。

周颖南出身教育世家，自小酷爱文艺，数十年来，他视企业经营为谋生手段，而以交游学人，著书立说为宏愿，以毕生精力投入于弘扬中华文化，构架海内外文化桥梁的宏伟事业，在创作、收藏、鉴赏、推介书刊、出版书画和文化活动诸方面皆取得蜚声中外的成就，被誉为兼企业家、文艺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印尼人物志》称他为“文坛健将，企业闻人”。一九九〇年版《星马人物志》颂扬他为“在东南亚移民史上，是少见的一位出类拔萃人物”。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建有“周颖南文库”，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海外文艺家。

周颖南历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新加坡东方书画古董研赏会名誉主席，新加坡国家博物院咨询委员，中国北京大学学报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东方文化发展中心名誉理事长，中国东方国际摄影艺术基金会艺术顾问，中国社会福利教科文中心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常务顾问，中国大地文化社顾问，福建省文学基金会副会长，香港东南亚研究所顾问，中国福州画院院务咨询委员等职，另又兼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商

务委员及布业纺织衣著鞋业组主席,新加坡酒楼餐馆业公会主席,新加坡食用油制造厂联合会主席,中国南宋名菜研究会名誉会长,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副会长等职。

著名学者季羨林教授称:“我生平还没有遇到过一个既是企业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的人。有之自周颖南先生始。”此言确矣!

仙游:就读·任教

一九二九年农历五月廿七日,周颖南诞生在福建省仙游县城关镇。仙游濒临东海,物产丰饶,景色秀丽,有徐霞客赞为“集奇撮胜,惟此为最”的九鲤湖玉柱祭;有创建于隋的名寺三会寺;有誉为“八闽雕刻艺术之冠”的东门石坊和龙华双塔、麦斜岩等古迹名胜。仙游历来重商崇教,人材蔚起,是远近闻名的书画之乡,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的蔡襄即仙游人。在仙游诞生的周颖南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使他在刚能握笔的童年即端端正正地临写他父亲为他所题“文阵雄师”四个字,仿佛注定了他和中华文化的血肉之缘。

其父周子溪先生是老一辈华侨中享有盛誉的教育家,早年侨居印尼泗水,任职于一家商店,也在华侨学校任教。二十年代,他返回家乡。立志振兴家乡的教育事业,克服种种艰难在仙游创办振文学校,自任校长,兼教文史。为肃正社会风气,昭彰其理,启迪后进,子溪先生间或拨冗挥笔,撰写文章于报章杂志。抗战时期,子溪先生一腔热血奔走四乡募捐救国。平素热心公益,凡兴办慈善事业或贫苦乡亲求告,无不倾囊相

助。于后，因不准民间办学，振文学校被迫关闭，家道亦趋中落。但周子溪先生不甘于求田问舍，敛财聚产，一生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其高风亮节备受尊敬，后人誉子溪先生为“仙游的陶行知”。

周颖南先生自幼受子溪先生身教言授，年少志宏，决心秉承父业献身家乡教育事业。在仙游慕陶中学就读初中时，受良师益友的切磋琢磨，显示出超群的志气与才气。初中毕业后，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他家的南洋侨汇断绝，颖南面临辍学，幸而以优异成绩考入仙游师范学校，得以免费继续深造，实现了为人师表的愿望。毕业后，以优等生资格分配在当时华东区直辖的实验学校——仙游城西中心小学任教。周颖南勤勉认真，一丝不苟的教风，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品德，深得领导器重，家长赞许和学生的敬仰。教学之余，他积极参与社会宣传教育活动，且利用余暇握笔撰写诗文，在报刊发表，受到读者的欢迎。严师出高徒，在周颖南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他所教导的班级以优良的成绩，进取的班风和突出的活动能力而成为公认的模范班级。

也就在中学时代，周颖南迷恋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崇拜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并开始探索文艺创作的奥秘。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闺怨》，描写一位青年女子抗争封建势力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作品不免稚嫩，但他效法巴金，直面人生的创作态度却初露他现实主义文艺观之端倪，如毛宗刚先生所言，“我们从这里（指《闺怨》的创作——笔者注）也可以隐约感觉到周颖南未来文化观的基本走向”。

周颖南在福建度过的二十一年，对他人生观的形成，具有

启蒙和奠基的重大意义。一方面,他耳闻目睹旧中国军阀混战,日寇侵略,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另一方面,他耳濡目染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在挥鞭教坛和初涉创作的实践中,他的血液里融注了对伟大祖国,对祖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执著的爱。这是一根割不断的红线,注定要贯穿于他毕生的喜怒哀乐,而由此使他终于成为为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文化奇人”。

周颖南先生难忘在故乡度过的岁月,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恰逢仙游师范八十周年校庆,他汇来一笔捐款和数十册个人著作、珍贵藏书,并请新加坡著名书法家潘受先生为母校写了一副贺联:

左壁观图右壁观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一九八七年四月周颖南返乡探亲,请著名作家杜宣为母校书写贺词:

杏坛受教,永沐春风

同年五月,为即将到来的仙游师范八十五周年校庆,他在北京撰好一联,特请中央文史馆著名书法家王益知书写贺联:

百年树人桃李满天下

五育施教英才出闽中

他又请当时在新加坡访问的刘海粟大师书写“百年树人”大幅中堂致贺!

周颖南对故土、对母校的眷眷深情由这四幅贺词、贺联中表露得淋漓尽致。他的根在中国!正如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先生在《对中华文化执拗的爱》一文中说的:

“国籍可改，民族文化的根却是时间空间以及人为的因素都割不断的。”

印尼：算盘·笔杆

一九五〇年，周颖南南渡印度尼西亚他父亲生活过的泗水。初在泗水附近一家工厂任职会计，业余学习印尼语文，同时努力在他陌生的工商业领域中学习管理知识。不久，他去首都雅加达谋求发展，其时正值印尼摆脱殖民统治向民族独立经济转型的伟大而又动荡的时期，周颖南白天在两家公司任会计，晚上在华文夜校任义务教师。在义务任教中，他接触下层华侨同胞了解社会，又在讲台上延续他献身教育的理想。

这是周颖南离乡别亲远涉重洋艰苦创业的关键阶段。印尼民族经济振兴期的机遇给予他用武之地，而敢于开拓的胆识和崇尚仁义的品德使他经受了种种挑战。从会计、内勤等下层工作做起，颖南先生逐步掌握了企业经营的规律。当他与五位朋友合办的同丰贸易公司事业发达，生意兴隆之后，周颖南仍然留在原处任会计，因为原单位还没找到接手的人选，他以信义为重，不计暂时的得失。这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作风，也是他日后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的重要的精神基石。

周颖南是一位目光向前，敢于创新的企业家，同丰贸易公司的成功在他眼中只是第一级台阶，不久，他与朋友合办独立保险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接着又涉足金融业，与友人接办在印尼有悠久历史的梭罗银行，以纯民族资本姿态出现。接办后不久，增设三家分行，信誉鹊起，名声大振。与此同时，又建

收音机装配厂,大胆地把银行与企业挂钩并进,取得同步发展的经济效益。这些成就使周颖南在印尼工商界已具有相当的知名度。

然而,周颖南似乎天生少一点对经济的“专一情感”,他的血脉里始终涌动着炎黄赤子的热血,骚动着儿时便有的舞文弄墨的追求。

在一九九一年三月所写的《独乐乐,与众乐乐》一文中,周颖南回忆浮海到印尼后的生活时说:“业余时间,积习难改,读书、写作不断。”“我把作品寄到雅加达报刊发表,心里有点高兴,我赶上南洋的水平了。”“不久我移居雅加达,易地从商。一度因人事关系,我兼任《火炬报》特约记者,写了一些被誉为‘颇有分量’的特写,俨然成为一位‘名记’。”

这是周颖南“一手拨算盘,一手握笔杆”的独特生涯的开端。看似偶然,其实必然。

《火炬报》是雅加达一家进步的中文报纸,由爱国华侨梁披云先生任总编。梁先生曾在福建泉州创办黎明高级中学,聘请巴金、吕骥等任教。梁先生赏识周颖南的品性,才学,便特聘周为特约记者。

周颖南当记者有一特殊之处:不拿稿费,不拿车马费。他经常开着自备汽车外出采访,把新闻采访视为一项崇高的社会工作去做。正因如是,他的采访角度独到,他采写的新闻稿慧眼独具,报上一亮相便被广大印尼读者注目,成为名重一时的名记者。

《潮音花雨满人间——访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赵朴初》,
《第三届亚非电影节的评价与感想——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

司徒慧敏答问》，《发挥集体的智慧和潜力进行创作——访中国前线歌舞团团长沈亚威》，《李宗仁先生毅然回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国核试成功，赫鲁晓夫下台华侨社会的一般反映》等一批思想敏锐、观点鲜明、文风犀利的通讯、政论和随笔在读者中激起很大反响。尤使周颖南难忘的是，一九六五年四月雅加达庆祝亚非会议十周年，他以记者身份采访了周恩来总理举行的告别宴会。宴会结束后，陈毅夫人张茜向周总理介绍了周颖南。是夜，周颖南奋笔疾书写下了情文并茂的特写专稿《在周恩来总理告别宴会上》。

通观这一时期周颖南撰写的新闻稿件，我们不能不感佩他洋溢于字里，透射于行间的对新中国的炽热情感。天资聪颖，知识广博，勤奋钻研，固然是他成为大手笔的重要原因，但最重要的一条是他对祖国对祖国人民的沉甸甸的爱心。郑千里先生为一九九〇年第六期《北京工人》撰写了一篇介绍周颖南新闻工作特色的文章《火炬颖秀，南国声华》中说：“作为爱国华侨，周颖南先生深深地眷恋着世界东方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那里所发生的沧桑巨变介绍给南洋炎黄子孙。每次到印尼访问的大陆文化代表团他都给予极大的关注……当时，中、印（尼）关系正处在一个微妙的阶段，受访的人有的存在一定顾忌。但周颖南先生能随机应变地引出要采访的话题来。现在看，这些通讯专访都已成为史料，有珍贵的保存价值。”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体现在同一时期周颖南先生的文艺创作中。小说《祖国的感召》、《在前进的道路上》等；散文《第三届亚非电影节抒情》、《火树银花不夜天》等；诗歌《祖国赞

歌》、《难侨记事》等；评论《读艾青新作〈藏枪记〉》、《百花齐放的中国画》等……体裁不一，题材各异，但共同的主旋律却是歌唱祖国，歌唱新中国，歌唱祖国人民。

周颖南在印尼二十年，他一边励精图治，奋发立业，开创企业新局面，一边夙兴夜寐，笔耕不辍，攀越创作新高峰。鱼与熊掌两者兼得。雄心背后是数倍于常人的心血与汗水，而支撑他脊梁的是海外游子不熄的爱火和求索真理的信念。

一九五五年，雅加达兴安大厦落成，兴安学校也正式开学。周颖南在新建的大厦礼堂举办个人藏画展览并进行义卖，展出的是他多年来精心收藏的国内名家李霞、李耕、黄羲、陈薰、陈奋亚等人画作。他把义卖所得收入，全部捐献给兴安学校和家乡仙游的城西小学，作为创办图书馆和兴建办公楼专用。

一九五五年，著名油画家周碧初教授在雅加达举办个人画展，周颖南特地在《新报》、《生活报》撰文介绍宣传周教授的艺术造诣，并提出油画现实主义的创作要和民族风格相结合，尤其是中国画要多以当地风物为题材等真知灼见，在印尼艺坛引起热烈反响。

有耕耘便有收获，《印尼人物志》称周颖南先生是“文坛健将，企业闻人”，这是最概括最精当的评语。

狮城：健将·闻人

一九七〇年，为大展宏图，另创新业，经过周密地考察调研，周颖南毅然移戈新加坡。这是他企业、文化双重事业发展